

启功

论书绝句



L412.5+167
8079

启
功

论书绝句

m422/1p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论 书 绝 句

封面设计：海 洋

论 书 绝 句

启 功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80×1092毫米32开本 6.25印张 58,000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000

ISBN7—108—00095—4/J·3 定价4.00元

论书绝句一百首引言

此论书绝句一百首，前二十首为二十馀岁时作；后八十首为五十岁后陆续所作。初有简注，仅代标题。诗皆信手所拈，几同儿戏。朋友传钞，以为谈助，徒增愧怍耳。

数年前，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分期登载，注欲加详，乃为各注数百字。刊载既竣，复蒙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合印成册，是可感也。

其中所论，有重复，有矛盾，亦有忍俊不禁而杂以嘲嬉者。或以此病相告，乃自解嘲曰：重复者，为表叮咛，所以显其重要性也；矛盾者，以示周全，所以避免片面性也；嘲嬉者，为破岑寂，所以增其趣味性也。强词夺理，其为有痴嗜之读者所见谅乎？

今逢再版，因略加修订，附此小言。平生师友暨敬爱之读者，幸垂明教！

一九八五年岁暮，启功自识于北京师范大学宿舍之浮光掠影楼，时年周七十有三。

论 书 绝 句

论书绝句一百首引言

此论书绝句一百首，前二十首为二十馀岁时作；后八十首为五十岁后陆续所作。初有简注，仅代标题。诗皆信手所拈，几同儿戏。朋友传钞，以为谈助，徒增愧怍耳。

数年前，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分期登载，注欲加详，乃为各注数百字。刊载既竣，复蒙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合印成册，是可感也。

其中所论，有重复，有矛盾，亦有忍俊不禁而杂以嘲嬉者。或以此病相告，乃自解嘲曰：重复者，为表叮咛，所以显其重要性也；矛盾者，以示周全，所以避免片面性也；嘲嬉者，为破岑寂，所以增其趣味性也。强词夺理，其为有痴嗜之读者所见谅乎？

今逢再版，因略加修订，附此小言。平生师友暨敬爱之读者，幸垂明教！

一九八五年岁暮，启功自识于北京师范大学宿舍之浮光掠影楼，时年周七十有三。

—

西京隶势自堂堂，点画纷披态万方。
何必残砖搜五凤，漆书天汉接元康。

汉晋简牍。

此首作于一九三五年，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，但为人垄断，世莫得见。此据《流沙坠简》及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》立论。二书所载，有年号者，上自天汉，下迄元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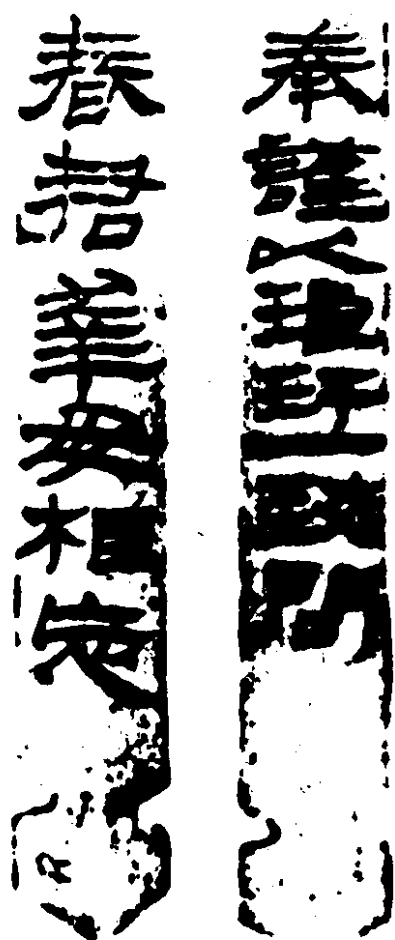
汉简北宋出土者，早已无存，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，已经转相临写，非复原来面目。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，莫非碑刻。且传世汉碑，多东汉人作，偶见西汉石刻，或相矜诧，或疑为伪物。五凤古刻，或石或砖，偶有流传，稀同星凤焉。

今距此诗作时又四十余年，战国秦汉竹帛之遗，纷至沓来，使人目不暇给，生今识古，厚福无涯，岂止书学一道，隶书一体而已哉！

西汉五凤石刻



西汉天汉木简



二

翠墨黦然发古光，金题锦帙照琳琅。
十年校遍流沙简，平复无惭署墨皇。

陆机平复帖。张丑云：“墨有绿色”。

帖文云：“彦先羸瘵，恐难平复。往属初病，虑不止此，此已为庆，幸为复失前忧耳。吴子杨往初来主，吾不能尽，临西复来，威仪详跼，举动成观，自躯体之美也。思识□量之迈前，勰（势）所恒有，宜□称之。夏伯荣寇乱之际，闻问不悉。”

彦先为贺循字，循多病，见于《晋书》本传。或谓彦先卒于陆士衡之后，则此非贺氏。然“恐难平复”，只是疑词，非谓即死也。此帖当书于陆氏入洛之前，所谓“临西复来”，殆吴子杨将往荆襄一带，行前作别耳。

此帖自宋以来，流传有绪。传世晋人手札，无一原迹，二王诸帖，求其确出唐摹者，已为上乘。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，字近章草，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，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。帖中字有残损处，释文有据偏旁推断者。



晋陆机平复帖

三

大地将沉万国鱼，昭陵玉匣劫灰余。
先茔松柏俱零落，肠断羲之丧乱书。

王羲之丧乱帖。

帖首云：“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荼毒。”此首作时，当抗战之际，神州沦陷，故有此语。离同罹。

唐摹王帖，本本源源，有根有据者，首推万岁通天帖，其次则日本所传丧乱帖及孔侍中帖。此时万岁通天帖硬黄原卷尚未发现，故只论及此帖。

丧乱帖传入日本，远在唐代，当是留学僧、遣唐使所携归者。卷中有“延历敕定”印记，可证其摹时必在公元八世纪以前。此帖与孔侍中帖在当时或属一卷，后为人所割分，以其摹法相类也。

丧乱帖笔法跌荡，气势雄奇。出入顿挫，锋棱具在，可以窥知当时所用笔毫之健。阁帖传摹诸帖中，有与此帖体势相近者，而用笔觚棱转折，则一概泯没。昔人谓，不见唐摹，不足以言知书，信然。

王羲之喪亂帖

羲之頓首喪亂之極
先墓再離荼毒近
慘慙甚痛兼撲絕
痛矣心肝痛皆盡

四

底从骏骨辨螭妍，定武椎轮且不传。
赖有唐摹存血脉，神龙小印白麻笺。

王羲之等若干人在会稽山阴兰亭水边修楔赋诗事，早有文献记载，兰亭序帖，乃当日诸人赋诗卷前之序。流传至唐太宗时，命拓书人分别钩摹，成为副本。摹手有工有拙，且有直接钩摹或间接钩摹之不同，因而艺术效果往往悬殊。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神龙半印之本，清代题为冯承素摹本，笔法转折，最见神彩。且于原迹墨色浓淡不同处，亦忠实摹出，在今日所存种种兰亭摹本中，应推最善之本。

钩摹嚮拓，精细费工，在唐代已属难得之珍品，至宋代更不易得。于是有人摹以刻石，其石在定武军州，遂称为定武本，北宋人以其易得，于是求购收藏，遂成名帖。实则只存梗概，无复神彩。试与唐摹并观，如棋著之判死活，优劣立见矣。至清代李文田习见碑版字体刻法，而疑楔序，不过见橐驼谓马肿背耳。

唐摹兰亭叙神龙本



定武兰亭残本

